

我们来相会

王默飒著 重庆出版社



我们来相会

王 默 沅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责任编辑：王从学

封面设计：乔楠

我们来相会

王默飒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3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74千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950

书号:10114·240

定价:0.96元

内 容 简 介

工厂的命运紧密联系着人的命运。某机车厂里，刚刚上任的女厂长欧阳静兰为了维护旧秩序，巩固既得的利益，从迢迢千里外接回自己十八年前的恋人秦涛工程师，企图用秦的设计一举击败以黄枋为首的一群年轻的改革派，到头来，机关算尽，却落得个众叛亲离。在这里，时代新潮夹着历史回音，感情纠葛揉合着辛酸往事，一一写来，动人心弦。小说结尾，秦涛感情仍在欧阳静兰与黄枋这两个女人之间游移；令人震颤的是，欧阳静兰又成了使人瞩目的改革派。

第一章

欧阳静兰的话刚一落音，任荣根就蹦起来了。

“啥？她爱的事业？我这厂还是一块平地的时候，我就为它玩儿上命了。我还没爱够哩！”

欧阳静兰当然无意挑唆自己的党委书记发火，但老任反应这样激烈，还是使她感到很欣慰，因为它说明，老书记对她这个新上任的厂长多么支持。

她给老书记端过去一杯水。

任荣根一挥手，索性站起来了。他踱到窗前，叉着腰，朝窗外愣了好一阵子。他脾气大，就象他这个大过常人的块头。他有一张四方大脸，眼、耳、口、鼻无一处

不是大的，说话的声音象响雷。现在，他这么愣着，胸脯一起一落的，就预示着一场山洪暴发。果然，他倏地转回身来，吼起来了。

“想做机车厂的女皇帝？利令智昏！前年她赶了那股毛遂自荐风的时髦，捞了个销售科长的纱帽，那是我们对她估计错误，上了当。现在又想赶这股承包风的时髦了？妄想！”

“怎么是现在？”欧阳静兰轻声说。她总是那么稳稳重重的，火烧着房子也不会失去那端庄娴静的仪态。“去年春天她不是就提过承包工厂的要求吗？”

“那还不是因为去年也刮过一股承包风！”任荣根说，“后来一反精神污染，又赶紧偃旗息鼓了。现在，一号文件一贯彻，她认为时机又到了。想得倒美！我们决不能让这种专钻政治气候空子的人得逞！……”

“问题是我们千万不要再错误地估计了她。”女厂长警告自己的党委书记，“现在咱们市可是够‘解放’的。自从白市长主持政府工作以来，许多商业单位、工厂企业都承包了……”

“这个白林一贯爱搞浮夸，好大喜功！”任荣根愤愤地一挥手，打断了女厂长的话，他实在不愿听这些勾人心烦的事，“商业是商业，那些搞承包的工厂也限于集体制小厂，步鑫生式的。可我们是有一千五百名职工的国营重工业厂！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刚刚公布一个多月，可是载明厂长、党委书记要由上级任命的。她‘航天飞机’想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抢官当？做梦去吧！”

工厂的新领导班子确实是很精干的，一正三副，大、中

专文化水平和有业务职称的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七十五，平均年龄四十六岁，正厂长欧阳静兰原是副总工程师，才四十三岁，又是女同志。不要小看了这些因素。它是时下见诸报章和文件、衡量一个班子合不合乎“四化”的重要条件。市机械局江局长多次在口头的、书面的报告中津津乐道，省报上还作为典型报导过。这样的班子，具有雷打不动的优势，何况这个班子是四个月前才组建的！市机械局的上上下下都在努力维护它，宣传它。在这时候夺它的权？那真成抱着脑袋跳井的傻瓜蛋了。

“当然，厂子没有搞好，我十分痛心。”任荣根又说，“这是我的责任，和你们没有关系。可是，”他的声音突然高起来，“我们不是有了新的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吗？不是有了新的开始吗？怎么能允许‘航天飞机’又把局面搅乱？不行。我现在就到局里去！”

“最好不要咋咋乎乎的。”女厂长劝阻党委书记，“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还是不要传到白市长那里为好。”

消息是欧阳静兰得到的，副厂长刘文元也认为消息可靠，这说明新厂长的信息渠道相当灵通，不是书呆子。这是个娴静、庄重、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的漂亮女人。她得知厂里那个名为“航天”的小组活动相当猖獗，居然要以承包的方式把工厂领导权夺过去，口号提得也相当能迷惑人：今年内扭转工厂亏损一百万元的局面，达到略有盈余；明年试制出能投放国际市场的方向产品，赢利达到三百万元，职工收入翻一番；第三年方向产品正式投放市场，赢利上千万，职

工收入增长两倍。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明年才试制出方向产品，而试制新产品只能花钱不会赚钱，他的三百万元赢利从哪儿来？即使第三年方向产品投放市场了，暂时也不会赚大钱，那一千万又从哪儿来？原来，他们要在生产工矿机车的机车厂生产化妆品“粉刺露”赚钱！

“胡扯！”一提起这，暴躁的任荣根就忍不住脸红筋胀，恨不能咬对方一口，“这等于消灭机车厂！要是机车厂生产起花露水、脚气水来，我们就不如去喝敌敌畏！”

女厂长却出奇地冷静。她得到消息以后，没有和哪一个党委委员或副厂长透露，只轻轻地推开了党委书记办公室的门。副厂长刘文元在这里完全是凑巧。这是个性情憨厚、身材瘦削、说话的声音都象蚊子叫的老实疙瘩，既不会惊惊炸炸，也不会走风声传消息，不管多机密的事他们也不避他，更不要说这种本来应该跟他商量的事了。现在，屋里只他们三个人。

“象‘航天飞机’这样的人，再把持着工厂的销售大权是不合适的。”女厂长又说，“《暂行规定》的第八条明确规定了，厂内中层行政干部由厂长任免。新班子上任以后要对中层机构进行改革，我认为……”

“对，可以考虑撤掉她！”任荣根斩钉截铁。

从五十年代中期这个厂一建成，任荣根就是副厂长。由于和他的脾气有关的原因，直到“文革”前一年，头上那个“副”字才去掉。后来党委书记胡延增瘫痪卧床，他就又身

兼二职，直到这次新班子公布之前，他一直是机车厂的“一元化”领导，有着绝对的权威。现在的新班子是由他挑选推荐的，是他认为靠得住的接班人。

“不过，更重要的是要把她的经济犯罪问题搞清楚。”任荣根又说，“老郭搞得怎么样了？”

老郭，就是主抓人保后勤工作的副厂长郭栋梁，一个转业不久的副团长，新班子里唯一没有职称的一位。

“调查正在进行。”女厂长说，“现在已经肯定的是，她确实曾把一个青春粉刺露配方交给佛山日用化学公司生产，从中非法提成二十七万六千元，其中二十七万仍存在佛山银行里，六千元她提出挥霍了。更为严重的是，给她与佛山方面牵线的是个走私集团的主犯，她的同学，叫齐有三，已经被捕。她参没参加这个走私集团，现在还不清楚。”

“这问题挺不小了嘛！”任荣根的声音又高上来了，“公安局应该拘捕了呀！”

“问题是公安局和‘打经办’的意见统一不起来。”欧阳静兰说，“公安局认为可以发传票审问，但还不能拘捕；‘打经办’则说提审也缺乏证据，应该让她一边写检查，一边调查她其他方面的问题。”

任荣根火了，拍案而起：“瞎扯淡！这样松松垮垮的还算什么专政机关！二十七万六千！已挥霍六千！与走私集团主犯勾勾搭搭！这不是证据是什么？还想要哪方面的问题？”

女厂长还是沉静的，说：“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销售科附设的商店门市部和‘航天’餐厅。不过，还是等撤掉她科长

职务以后，再公开检查好一些。另外，她除了打算在机车厂生产粉刺露，还想生产皮肤增白露和四肢亮肤露，号称‘三露’。据说，后两‘露’是她和钢铁厂环保工程师乔青合搞的，但我估计是这个乔青自己搞的。她和这个乔青关系很不正常，据乔的邻居反映，她在乔家过过夜。这个乔青平时不干工作，不务正业，光搞些邪门歪道，钢铁厂已停发他的工资。她想把皮肤增白露和四肢亮肤露拿到机车厂来生产，目的是很明显的。”

“想把我们当成佛山日用化学公司！”任荣根马上领悟，大叫道，“她把我任某人看扁了！我的厂不是她可以任意摆布的！欧阳……”

“唔？”

“应该立即撤掉她销售科长的职务！”

“这样……好吗？”一直没吭声的刘文元，用那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插了一句。他有个绰号：刘（流）汗。一说话就出汗。现在，他额头上、鼻尖上又都沁出了汗珠。

“有什么不好的？”任荣根毫不客气地用大铃铛眼翻了他一下。他喜欢刘文元的老实，到节骨眼上又气他太窝囊。这种人在关键时刻不顶用，惹你恼火，平时却又离不了他。“不仅撤职，航天舞厅也要关闭。搞什么鬼名堂！不煞煞她的威风，她要搬梯子上天了！”

女厂长支持党委书记的意见：“现在社会风气还不大好，禁止举办舞厅的并不止我们一个地方。何况她那舞厅是以跳舞为名搞什么‘航天讲座’！她攻击我们市的改革工作是‘春开

秋收’，不是刘厂长也听到过吗？”

“散布对党的不信任情绪！”任书记论定，“你们那个知青饭馆就跟他们对门，你是副厂长，早就应该干涉！”

张口挨碰，大概正是刘文元不爱讲话，即使讲话也象蚊子叫的原因。不过他并不计较，早就习惯了任厂长或者任书记对他吆喝。所以仍用那蚊子似的声音说：

“他们有一套改革计划，很……即使撤了销售科长的职，不是还有别人吗？尤其是嘉嘉……”

这一下，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象猝然断了电源的电唱机，哑了。嘉嘉，是这个“航天小组”的二号人物，青年职工的自然领袖，偏偏又是欧阳静兰的儿子，被任荣根的独生女儿珊珊死命爱着的！

党委书记和厂长的心上，都象插了把刀。

刘文元很不安，忙又说：“要紧的是我们也应该有改革措施……”他就是这毛病，说话总是半吐半咽。

这个老实疙瘩！说到点子上了。任荣根踱到窗前又踱回来，说：“当然要改革。欧阳，你不是拟订了一个改革工厂机构的计划吗？明天我们先在党委会上讨论一下。”

欧阳静兰笑着点了点头，却又说：“我看，你还是跑一趟Y县吧。”

正要在沙发上落座的任荣根忽然又站住，恍然大悟地哈哈大笑：“瞧我这记性！你那第一把火，就是要把你的秦涛请来嘛！”

欧阳静兰那白皙的瓜子脸不由胀红了。这个老任粗得可

真要命!“你的秦涛”!即使是瘫在床上九年的老头子，她还有自己的丈夫呵!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任荣根也发觉当着刘文元说这话很不妥，怪自己心太直了。秦涛是女厂长青年时代的恋人，老任心里早就把他算成她的了。这次她一个劲儿要把秦涛请来(招贤)，除了看中他的低速机车设计之外，弦外之音也是很清楚的。于是，忙说：“这件事不一直都是你联系的吗?我看，还是你亲自跑一趟吧?”

“不，”女厂长呷了口茶，笑得很温和，口气却很坚决，“请别人，我去;请秦涛，得你。”

任荣根立即明白了女厂长的意思，不禁讪讪。当初是他把秦涛赶走的，这是叫他刘邦自己去追韩信哩。

“我们的改革，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女厂长正色道，“一方面是机构改革，另一方面要试制出产销对路的方向产品。我们是机车厂，大家对机车有很深的感情。即使‘航天飞机’他们，在宣扬了一番粉刺露、增白露之类怎么怎么赚大钱之后，不是也抛出了一个YM—I型机车压轴子吗?可惜全是从刊物上抄的秦涛的设计。秦涛的微动变扭设计，效率已超过伏依特公司的水平，这是了不起的。请秦涛来，也可以揭穿YM—I的谜。”

任荣根和刘文元都不大了解秦涛的设计，但是他们听说过世界闻名的伏依特公司。既然连伏依特公司都超过了，那就是十分鼓舞人的了。任荣根一拍大腿：

“好!就当一次廉颇将军，我去!老刘，你是秦涛的老

同学，给我作个伴儿怎么样？”

“行。”这次声音比较大。

“那，我就在家里筹备机构改革的事。”女厂长说。

“还要抓紧‘航天飞机’的案子。”党委书记提醒。

第 二 章

秦涛来了。

这是一条沿海公路。路面保护得很好，黑色“上海”轿车驰在上面稳稳当当。白色的海不时从绿色的田野尽头闪现出来，向人展现出它的一隅，有时还托出一两只黑色的驳船，镶嵌在海面上似地一动不动，之后又突然隐没在翠绿的高粱田或芦苇荡后面去。无声的雨丝悄悄地落在车窗的玻璃上。绿色的庄田和远处的海面罩在雨丝的烟雾之中，一切都那么迷迷濛濛，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如在梦中的幻觉。

秦涛是完全沉浸在那幻觉中去了。眼前的景象，太象雕刻在他心扉上那遥远的一幕，使他心里充满亲切而生动的感觉。

他望着车窗外面，不敢动弹，生怕那景象会从眼前消失。他好象看见有一位白衣少女从海滩上走来，向他招手呼唤。她在喊什么？那么生动而快活……呼！迎面一辆载重卡车疾驰而过，立刻给切断了。他有点怅惘，重新睁大眼睛，向海岸上搜寻……呵，又来了！这好象是个晴朗的晚上，她身后是一轮圆圆的月亮。“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呵，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这种甜美的吟唱只有用心才能听到。她来了，然后挽住他的胳膊，沿着清水河堤溯水而上。那里有一棵粗大的柳树，树下有一架解放水车，禾苗在月光下婆娑，也有深深的芭茅草。他们总喜欢坐在躺在或者半躺半坐在那柔软的茅草丛里。“现在，我是你的人了。”那是他们第一次吗？她坐起来，紧紧搂住他的肩胛，把脸埋在他那宽阔的胸膛里，生怕他跑掉似的。他呢，把头低下来，嘴唇向着她的含泪的眼睛凑去……呼！又一辆载重卡车擦着他们的车子闪过去，一切又都消失了。

“欧阳本来打定主意要一起来接你的，可是实在脱不开身。家里厂里，唉，她天生这么个张罗命……”

秦涛没有听清这话是任书记说的，还是老同学刘文元说的，猛然回过头来时，见两个人都在眼巴巴瞅着他，慌乱中急忙笑笑，说了句违心的话：

“见到你们二位就够我高兴的了。我们十六七年没有见过面了呀！”

是呀，要是欧阳静兰来接他，那味道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只消她一个人，比有一个团的仪仗队都更会使他陶醉。

可是，她不能来。虽然她在给他的信里一句也没谈过她的老胡，但他知道老头子已在床上瘫了九年多；独生儿子呢，据说不肖得很，翻眼猴。所有家庭的重担都压在她肩上，如今竟又担起了偌大个工厂厂长的重任。是呀，她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一定老得不成样子了。他是来帮助她，分担她的重负的啊。

二十一年前，当他不得不离开他的机车厂，不得不离开这个滨海城市的时候，他曾痛苦得咬破了嘴唇，在心底里吼叫：“我秦涛不混出个人样儿来，决不再回来！”现在，他回来了。他算不算已经混出人样儿来了呢？

那时候，他跟厂长任荣根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原因就是 他坚持詹尼斯变扭理论，并且要用这个理论改造工厂产品的设计。其实，他的真正反对者不应该是任厂长。任厂长没有掌握任何机车理论，因此也不属于任何学派。他只是看不下这些文绉绉的书呆子对工人阶级和老革命干部指手划脚，终于发展到再不能容他的地步。他呢，也巴不得快些离开这里，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他失去了欧阳静兰。不能光怪任厂长看不惯他，知识分子身上的臭毛病那会儿他差不多都有，其中就包括失意受挫之后那种颓丧潦倒、急于逃避现实的念头。轻生的想法他有过，最终还是巴望早些离开，伺机东山再起。离开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不大光彩；那是因为“千万不要忘记”的口号突然响彻云霄。他不是地、富、反、坏、右，算不上任何意义上的阶级敌人，但他的祖父是个大地主，爸爸是国民党的少校团长，据说当时在台湾；机车厂是

重点厂，赶他离开自然也就名正言顺。当然也可以不离开，那要看当权的胡书记和任厂长怎样运用“辩证法”处理他“这一个”。结果是，命运安排他在燕塞水库工地上当了三年小火车司机，之后又被作为残渣余孽赶到乡下去，和“黑五类”们一起扫了十年大街；粉碎“四人帮”第三年才被县机械厂招去当技术员。

“不混出个人样儿来，决不再回来！”在那良知被愚昧遮掩、理智遭迷信禁锢而疑神疑鬼的年代，他曾把这句话作为“反革命毒箭”交出去，之后又撅起屁股来，让革命群众用这“毒箭”向他射击。如今连他自己都淡忘了，他回来了。

当然也犹疑过。这些年，县里那些头面人物没少在他的婚姻大事上操心，曾经把好几个女同志推到他跟前来，其中有两个还真的使他动过心。他已经四十六岁了，早已不是用幻想装饰爱情的年纪。然而他终于摇了摇头。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接连接到了欧阳静兰的几封信吗？欧阳有她自己的家庭，即使是瘫在床上九年多的老头子，那也是他的丈夫。为什么他竟那么轻易地答应了任厂长到这里来？

“天晓得怎么搞的！”昨天，任荣根跟他一见面就亮开嗓子喊，“你晓得我的脾气，一向是正儿八经地办厂子，兢兢业业的。可是突然，我的厂没活儿干了；产品销不出去了！几年前我听到竞争这个词儿时根本没在意，觉得那不过就是竞赛的意思——咱们国家不老是在口号上变点花样么？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人家已经把我挤垮了！要是你看见我发着三十九度高烧，顶着大风，骑着单车去农业社借钱